

卷之三

北新書局版



記遊心冰

著士女心冰



行印局書新北海上

民國二十四年三月付排
民國二十四年三月初版

冰心遊記

實價大洋四角



著者 冰心女士
發行人 李志雲
印刷者 北新書局
美華書館

總發行所

上海四馬路中市
電報掛號一二六三

北平廣州濟南長沙溫州
杭州南京開封武漢雲南
成都重慶貴陽廈門頭
雲南西安

北新書局

分發行所

平綏沿線旅行記

序

民國二十三年七月，應平綏鐵路局長沈昌先生之約，組織了一個『平綏沿線旅行團』。團員有文國鼎女士(Miss Augusta Wagner)、雷潔瓊女士、顧頡剛先生、鄭振鐸先生、陳其田先生、趙澄先生，還有文藻和我，一共八人。我們旅行的目的，大約是注意平綏沿線的風景、古跡、美建、風俗、宗教，以及經濟、物產種種的狀況，作幾篇簡單的報告。我們自七月七日出發，十八

日到平地泉，因鐵路被山洪冲斷折回。第二次出發，係八月八日，文女士赴北戴河未同行，因邀容庚先生加入。八月二十五日重復回來。兩次共歷時六星期，經地是平綏全線，自清華園站至包頭站，旁及雲岡百靈廟等處。此行種種的舒暢和方便，我們是要對平綏路局，和沿線地方長官致最深的感謝的。

平綏沿線的旅行，自我個人看來，有極重要的幾點：一、自東北失守之後，國人矍然的覺出了邊防之重要，於是開發西北之聲，甚囂塵上。而到底西北在那裏？中國西北邊況到底如何？則大抵茫然莫知所答。且自東北淪亡，西北牧畜、墾植，又成全國富源之所在，而西北的土地、物產、商運等各種情形

，我們亦都甚隔膜。平綏鐵路是人民到西北去，及貨物從西北來的一條孔道，是個個國人所應當經行，應當調查的。二、較早的中國鐵路之中，只有平綏線是完全由中國自己計劃，自己勘測，自己經營的。青龍橋長城之側，矗立着工程師詹天佑公之銅像，這充分的發揚焦慮深思，堅持忍耐的國民性的科學家是全國人士所應當瞻仰紀念並以自勵自信的。三、平綏路線橫經長城內外，所過城邑的人民風俗習慣，宗教信仰各不相同，是研究中國政治、經濟、文化的最好園地；同時在國難之中，我們不當再狃於舊習，閉居關內，目邊人爲異族，視塞外爲畏途。我們是應當遠出邊境，與各族同胞剖心開懷，精誠聯合，

以共禦赤白強隣的侵逼的。四、平綏鐵路的沿途風景，如八達嶺之雄偉，洋河之紓迴，大青山之險峻；古跡如大同之古寺，雲岡之石窟，綏遠之召廟，各有其美，各有其奇，各有其歷史之價值，瞻拜之下，使人起祖國莊嚴，一身幼稚之感，我們的先人慘淡經營於先，我們後人是應當如何珍重保守，並使之發揚光大！

我自己生平的癖愛是山水，尤其是北方的黃沙茫茫的高山大水。雖不盡瑰奇神秀，而雄偉坦蕩，洗滌了我的胸襟。我生平還有一愛，是人物，平時因為體弱居僻的關係，常常是在過着孤陋寡聞的生活。這次六星期的旅程之中，充分的享受了朋

友的無拘束的縱談，除了領教了種種的學識之外，沿途還會見了許多邊境青年，畸人野老，聽見了許多奇女子，好男兒的逸聞軼事，耳目爲之一新，心胸爲之一廓，我對於這次旅行的欣賞感謝，是罄筆難書的。

西北歸來，小病數月，遲至今日，方追記月前旅行的經歷、印象和感想，以月日爲系，草草成文，以誌鴻爪，並饗國人。

二十三年七月七日

清華園

距豐台站三六·八三里
高度一二二·〇〇尺

七月七日晨，陰，八時二十分出發清華園車站。車上會到了張宣澤上校，係與我們同車到綏遠者。我們用的是平綏路局的公事專

車，臥鋪、書案，應有盡有，一切設備，均極整齊舒暢。飯車上廚師自言係梁燕孫舊傭，談及世家往事，似不勝今昔之感。

將行李安排好，剛過沙河站，我們便在車上的會客室裏開會，由顧頡剛先生分配工作，計注意沿線經濟狀況者有陳其田先生，宗教狀況者有雷潔瓊女士，古跡故事者有鄭振鐸先生，民族歷史有顧頡剛先生，蒙古毡房者有文藻，文國鼐女士寫英文導遊小冊，趙澄先生擔任攝影，而我只擔任記載途中的印象，是最輕的工作。

分配既畢，大家隨意談笑，看書，或倚窗眺望。兩旁莊稼，正在青葱時節，田畦在車旁旋轉，一望無際。黃土的小道上，時有小童騎驢經過，狀極暇逸。過昌平站，遙遙的已看見蟠天環抱的天壽

山，橫障天北，明朝的十三座陵寢，沙點一般的散見於山巒之間。過南口站，係本路機廠及材料廠所在地，廠址及員工住所，自成一村。過此即是關溝，北行列車到此改用山道機車，推行而上。自南口至西撥子一段，雖僅三十餘公里，而紆迴險峻，火車須穿行於巨壑、懸崖、急湍、峭壁之間。詹天佑先生廢寢忘食，歷時四載，方才完成了這鉅大的工程，使我們今日行旅之人，得以臥遊於鑿空天險之地。到過青龍橋的人常說：『遊青龍橋，登長城者，永遠會追慕兩個偉人，一是秦始皇，一是詹天佑。』其實八達嶺上的雄堞，並不是秦始皇時代的長城，而長城邊的鐵路，却是詹天佑先生的心血。

在特大號的機車徐徐推行之中，火車漸漸上山，兩旁青崖摩天，近逼車窗，如綠絨的屏障，旋轉重疊。懸崖上羊羣遊牧，仰視小極，如烏棲樹巔。山下流泉之間，大石羅布。令人想起唐人『一川碎石大如斗，隨風滿地石亂走』之句。泉石錯雜之間，遍生小樹，也有山田和人家，在微陰的天色之中，一層層的遠遠點綴開去，極清翠清遠之致。這時忽然穿過居庸關三百八十五尺餘長的山洞，車上點起燈來，窗戶間微微覺着烟氣。五分鐘之後，又豁然開朗。迂迴曲折，其間穿過五桂頭及石佛寺兩個小山洞，便到了青龍橋車站。

高距豐台站一三二·九八里
一八四·〇〇尺

在停車換車頭的數分鐘之間，我們下車散步，陽光已出，仰首

四顧，正在關山重疊之中，長城奇觀，悉在眼前！雄偉高厚的城牆飛龍一般的越嶺蜿蜒，每三十六丈，便有一座墩台，想像當年城頭拒胡，烽火燭天，戌卒無聲，滿山攀走之狀，使人熱血潮沸！

車站布置清幽，山峽之間，丁香花叢裏，黯綠色的詹天佑先生的銅像，巍然矗立，如在沉靜的眺望欣賞着自己勞瘁的工作。

重複上車，循着轉折的V字形路線，倒轉而下，又入八達嶺的一千一百四十五尺餘的山洞，此洞爲世界著名工程之一。過此便是康莊，忽然降下到一片廣漠的平原，回望八達嶺上遠遠起伏的一線長城，如在天上！不經過「天險」的關溝，不能理會所謂之「康莊大道」之意，此時我們已身在塞外了。

康莊 距豐台站一五四五里
高度一六五五·〇〇尺 是個大站，自西北來的貨物悉屯於此。自此而北，一望平坦，黃沙茫茫，天末的微雲、遠樹，引人起蒼涼之感。

十二時許過懷來站，懷來城牆跨在山半，狀頗別緻。一時許到土木堡站 距豐台站二〇三·七四里
高度一七四九·〇〇尺 係明正統十四年（公元一四四九年）也先入寇，英宗被俘之地。景泰初侍臣死難受祀於城內之顯忠祠者，有文臣王佐以下，武臣張輔以下共六十六人。這是民族的古跡。車上除了我以外，都下車步行進城而去。

我們的專車卸入岔道，我自己下來，坐在車下陰涼處一塊大石上，蟬聲聒耳，遠望車站牆下有些人在那裏吃瓜乘涼。

三時前後去的人陸續歸來，滿口曖熱，開了幾個罐頭，他們一邊吃着波蘿蜜，一邊報告我以城內及顯忠祠的狀況。

下午五時五分自土木堡又掛上列車出發，過沙城——此地出青梅酒，據說是曹操和劉備煮酒論英雄時所飲者，聞名甚覺可喜，歸途中曾帶了一瓶。——新保安下花園各站，一路與洋河并行，水勢浩蕩，隔河有鷄鳴玉帶兩山，山間隱約的露着寺觀。這一帶遠水遙岑，極引人入勝，如看山水橫幅。六時餘過辛莊子，在車上用着晚餐，餐棹正對後窗，兩旁一望盡是整齊的稻田，田畦間種着密密的楊柳，柔條搖曳，竟是江南風味。從後窗中看着車後一線軌道，兩行垂楊，不盡的宛轉牽來。顧頽剛先生因為誦俞平伯先生『一路牽

愁出薊門』之句，大家均嘆其寫景之工！

洋河兩旁的山上，時時露着沙磧，似乎是一陣極大的旋風，捲成這許崗巒，遠望極其平滑細膩。此時童心忽生，心中暗想能到那無際的細沙上，翻身一滾，才有意思。

在青紫的遠山，緋紅的晚霞之中，七時五分，我們到了唐末李克用『英雄立馬起沙陀』的宣化。

七月八日 宣化

距豐台站三〇·七·〇九尺
高度一九四一·〇〇尺里

晨八時左右，坐人力車入宣化南門，即昌平門，——城係明洪武廿七年（一三九四年）所築，歷代都經重修——門兩旁有石刻門

神，城門上的鐵釘悉作覆鐘形，城牆上還有石刻的厭勝小兒和頂着石盤的小猴，爲他處所未見。我們穿城經過鐘樓、鼓樓，和最繁盛的大街，逕出北門。最使我感着有趣的，是大道兩旁的行人道上，有石溝，溝中有小泉流，經過家家門前，小孩子在溝中濯足，小女兒在溝中洗衣，既方便，又清雅，亦是他處所無。宣化城內男女在盛暑中均着「腰褶」，和南方人所着的兜肚正相反，「腰褶」是保護後背，兜肚保護前胸，大約是塞外風勁的緣故。

出北門，登城頭之威遠樓，藥王閣，均係明代建築。相對有鎮虜台，高四丈，穿洞而上，四顧蒼茫，台上有扁，書『眺遠』二字，此台爲明嘉靖甲寅（一五五四年）所建，有明代碑記。樓名「威

遠」，台名「鎮虜」，可見明代的胡人已逼近宣化了。

再向西北便抵龍烟鐵礦，此礦廢置已久，辦事處僅有守門人，門外堆積着未敷設而已生鏽的鐵軌。此礦在民國十年本爲官商發起合辦，煉砂處在石景山，礦質甚佳，每日可出鐵砂數百噸，以時局不靖，停頓有年，極爲可惜。今夏在綏遠開的「開發西北協會」，提議建設事業之中，即有開發龍烟鐵礦一項，希望不久可見諸實行。

自此而北，經過瓜田和小林，涉過小小的渾泉便到北山脚下。山下有天主教的修道院一所，清雅宜人，有閻者帶領參觀，據云院長姓吳，本院修道者有六十人，都是西北各省來的。大堂中有神座，四壁掛着十四幅中國畫的耶穌聖蹟，并附以詩，係北平輔仁大學陳